

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

安宁／著

当你可以抬头仰望整个的天空，
俯首注视孕育希望的大地，
那么，还有什么，不能够放下，或者忘记？

2年寒暑，**4**度往返，**10**万性灵文字，**90**幅原生画面
只为收藏最纯净自然的记忆与情感
只为接近最古老清澈的灵魂与生活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

安宁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 / 安宁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086-3451-7

I. 呼... II. ①安... 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7726号

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

著 者: 安 宁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7.5 字 数: 226千字

版 次: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: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451-7/I-312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—84849555 传 真: 010—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自序

Zixu

我

是如何想写这样一本耗时漫长的书的？最初的冲动，已经清晰。只模糊记得，那时的人生航向，飘渺而且动荡，种种迷茫、惶惑与忧烦，缠绕在一起，充溢了我的心，而且，始终无法安静地放下。

尽管写作之初，就知道这是一本所耗“成本”不菲的书，我还是凭借着一股对草原的热爱与深情，一次次坚持下来；或者，更准确一些，是草原对我灵魂的召唤与吸引，让我一次次奔赴它。从2010年7月，到2012年2月，利用寒暑假，我4次飞抵这片广袤的草原，记录下草原标本——锡尼河西苏木上，蒙古族牧民们的喜乐与忧伤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相比其他民族，他们保有更传统的精神世界。这个世界，如长调一般，悠长，饱满，深沉，无边；或者，如呼麦，原始，野性，粗犷，神秘。但这同样是一个离现代文明并不遥远的民族，他们在日渐蚕食草原的诸如开矿、建造度假村等等的商业化进程之中，也经受着种种物欲的诱惑与冲击。所以我笔下记录的草原，或许，是最真实且祛除了符号化的蒙古族牧民们的生活状态。

感谢命运，赐予我一个蒙古族爱人，并将抚育了他的这片呼伦贝尔草原，也附赠给我，作为生命中的第二故乡。锡尼河西苏木，是一个完全坐落在草原上的小镇，它更像草原上的一株草，一朵花，或者一滴露珠，微小到只有三四百户人家，而且其中的一些牧民，也在慢慢地迁走，或者因为游牧的身份，去寻找比此地更为丰美的水草。但它同样有自己的温度与芳香，并努力地，以让人动容的姿态，一日一日地，生活下去。这里有从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迁徙而来的古老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人，也居住着与蒙古族人在习俗上比较接近的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人，其他民族语言、文化及生活方式的融合，让这个小镇，更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情与魅力。

幸运的是，小镇所处的草原，尚未被旅游业完全地开发，那些破坏了草

原风景的所谓别墅，离锡尼河西岸，尚有一定的距离，而开矿的一声又一声的炮响，也还只是夏天鸟鸣时的背景与点缀。天空一尘不染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牛羊成群结队，而草地，更如绸缎一般，碧波荡漾，浓密茂盛。它隐匿在呼伦贝尔草原安静的一角，犹如一滴露珠，滚动在草叶之下，世界是怎样的，与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书中的故事，皆源自真实。正因为真实，且历经了时间的参照与观望，才更具有小说所无法表达的真诚和深度。事实上，真实的生活，永远比小说更为曲折，也更加深沉。在这片草原上，悲伤，痛苦，包括死亡，丝毫不少于其他任何一个小镇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因为人烟稀少，这里的人们，更容易陷入孤独与忧伤之中，就像大多数蒙古族的歌曲，都浸着浓浓的感伤。但是，他们比我们幸运的是，拥有可以消解一切悲伤的广阔的草原。当人可以抬头仰望整个的天空，俯首注视孕育希望的大地，那么，还有什么，不能够放下，或者忘记？

此书的名字，为“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”，但是我却用了一半的篇幅，记录了与绿色的草原遥遥相望的白色的雪原。在大多数人的心中，毫无疑问，草原最美的当是夏天，可是很少会有人知道，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冬天，当整个草原，被积雪覆盖，所有的旅游景点，都完全关闭，蒙古族牧民们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。而在这样长达五六个月的冬天里，所有草原上的生命，又是如何坚韧地行走下去，一直到冰雪融化、草原重新被染成无边的绿色。如果，你想知道生命在夏天时的奔放与热烈，那么，就一定要去看一眼，他们在寒冬里的坚强与抗争。因为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蒙古族人个性中的豁达、宽容与坚韧，是草原最美好的夏天与最寒冷的冬天，一起铸炼而成。而那些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故事，也唯有历经这样两个对比鲜明的季节，方能磨砺出犹如草原夜空中，那满头繁星般迷人的光泽。

愿这抚慰了我们灵魂的草原，与天地日月，同在，并永生。

是为序。

目录
CONTENTS

175_	99_	39_	1_
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冬	夏	冬	夏
(2012年)	(2011年)	(2011年)	(2010年)



后记

A photograph of a vast, green field, likely a meadow or pasture. In the distance, a small group of cows is grazing. The field is filled with various types of grass, some appearing darker and more dense than others. The overall tone is a rich, vibrant green.

chapter

1

第一章

夏

2010年

2010年7月22日 晴 23℃ ~ 33℃

飞机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空飞行的时候，我看到下面有一条银色的带子，带着神秘的暗语，蜿蜒在辽阔的草原上。已是晚上的8点多，太阳的最后一缕光芒隐没进云层里，大地在白日的喧嚣中，慢慢沉静下来，等待夜色的来临。灯光开始次第闪烁起来，迎接远方的我，就像阿妈深情的拥抱与亲吻。

男友照日格图的弟弟贺什格图在出站口等我，见到我，黑红的脸上便溢满了笑。他上前接过我手中的行李，又憨憨地问一句：“嫂子，累了吧？”我笑着摇摇头，问阿爸阿妈可好，他才略略将拘谨祛除，打开话匣，说起从早晨7点多出门到海拉尔，为了给我买返程火车票的事情，阿妈打了二十多个电话，不断地询问是否买到，得知火车票早已售完，不明白暑期车票紧张的她，以为是贺什格图未曾努力，或者贪玩，没有提前排队，将他骂了一顿，骂完了又催促他尽快去机场接我，并看是否能买到我的返程机票。

那时我在呼和浩特，还没有登机，而飞机又因为一些原因，晚点一个小时。贺什格图在这样漫长的3个小时里闲着无事，就隔着栏杆看飞机的起落。他还是第一次到机场来，听人说飞机起飞后，总是会在空中盘旋几圈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去，所以便好奇地



↑ 做一株水草，在这静谧的蓝中，长久地驻足

跑出候机大厅来看。当然只看到飞机离开跑道，飞上天空后不过是片刻，便只剩下小而模糊的影子。

从机场打车去锡尼河西苏木，出租车司机们大约嫌路途太远，又要过一个收费站，便要价150元才愿意走。贺什格图是个聪明的男人，来的时候便问好了价格，并记下了一个出租车师傅的手机号，拨过去，让在海拉尔市区的他赶过来接我们。打开车门的时候，发现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，一起跟着上了车。我这才惊讶地意识到，他从出站口就一直在无声无息地跟随着我们，但一路上我以为他是招徕生意的司机，所以忽略了他。直到这时问起，才知道他是与贺什格图一起来玩的邻居，也是在铁路工务段上一起做事的工友。我为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而觉得愧疚，他却丝毫没有介意，冲我宽厚地一笑，便又恢复了寡言到让人容易忽略的沉默。

一路上贺什格图很热情地与出租车师傅攀谈。他似乎对出租车行业很感兴趣，细心地问起油费、车价、收入等等琐碎的问题。因为不满新来的领导让他们早晨6点上班，晚上8点下班的制度，最近他与其他7位工友联合起来，罢工了。所以现在的他，处于半失业状态，一边寄希望于领导会很快调整上班时间，一边在寻找着新的工作。我能敏锐地感觉出，他与司机的聊天里，带着一点儿向往和试探，还有对可以到海拉尔市区工作的憧憬。

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到了无边的草原上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许多奶牛安卧在路边，大约是睡去了，听不见任何的声响。月亮在清澈的云层中，忧伤地俯视着草原。星星像是被谁给擦亮了，一颗一颗，眼睛一样晶莹透亮。空气中闻得到新鲜牛粪和花朵的味

道，我几次想伸出手去，握一下似乎可以洗去身上尘埃的空气，我觉得它们一定是湿润的，且带着清泉一样的凉意。

路上还能看到那达慕大会上跑马用的车，一格一格的，承载着马们在草原上驰骋的梦想。它们从起跑线上飞奔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几百年前刀光剑影的战场？或者与自己一起拼杀的蒙古族男人？这是草原上最灵性的动物，它们与人一样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生生不息地驻守下来，从未想过离去。

由马聊起了奶牛，说起为了让牛可以早早地出去吃草，每天早晨3点，阿妈就要起来挤奶。5点钟的时候，家家户户的牛约好了似的，一身轻松地出了家门，非常有序地走到草原上，在那里一直悠闲地待到下午5点，这才慢慢走回家去。很少会有主人看守，它们自有自己自在的天地。除非是刚刚买来的牛犊，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，由人带它们熟悉回家的路线；几乎所有的奶牛，都天生有一种本事，可以准确找到回家的路。我猜测它们之间也像人一样，会相互提醒离去的时间，或者分手的时候，彼此告别致意，约好明天再见。所以除非是被人强行绑了去，它们就是这片草原的主人，没有人能够夺去它们美好诗意的栖居。

贺什格图的邻居家其实与他家有一段距离。在我山东老家的乡村里，邻居是可以隔墙听到院子里鸡飞狗跳的人；而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，隔着一两里路的人家，都可以算是邻居。所以我们与这个消失在月光里的邻居分别后，又徒步行走了一段时间，才到了家。

阿妈当然早已做好了晚饭等着我们。都是自家院子里种的蔬菜，没有喷洒过任何农药，架上的黄瓜摘下来，阿妈用毛巾擦

了一下，便笑着递给我吃。还有小葱，生菜，茄子，大蒜，土豆，菜椒，都透着原汁原味的清香，熨帖着我久被城市污染的五脏六腑。因这六亩地大的院子，一家人的夏天，便有了吃不完的青菜，小镇上卖菜的店铺，在这个季节，基本处于关门歇业的状态。有时候菜吃不完，要让邻居们过来采摘。当然不需要付钱，在草原上，蒙古族人对于金钱的概念，就像对于时间，是模糊不清的。他们不会追赶时间，当然也不会积攒金钱。只要能够一直有饭可吃，有酒可喝，有歌可唱，有牛可养，那么，人生便是完美无缺的了。

所以在贺什格图定亲的时候，因为乌兰浩特的未婚妻家人，按照风俗索要3万块钱的彩礼，阿妈阿爸很是发愁了一阵。最终是阿妈带上贺什格图见过世面且有很强游说能力的二叔，坐了7个小时的大巴前去，这才勉强让未婚媳妇凤霞的父亲，对于坚持的彩礼数额，有所动摇。

但阿妈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并没有因为无钱给儿子娶亲，而有太多的愧疚。她觉得儿子们自会打拼出自己的生活，就像小狼离开了母亲，才可以闯荡天下一样。讲起凤霞想要诱骗阿爸卖掉家中六头羊，为自己做嫁妆的狡黠，她还哈哈大笑。沉睡的夜色在她的笑声里，微漾一下，便又合拢在一起。

2010年7月23日 晴25℃ ~ 35℃

早晨一睁开眼睛，便看到窗外的玉米，在阳光下努力地舒

展着叶子，它们新鲜肥硕的茎叶，等不及抽穗，便会被奶牛们饱食，但此刻能尽情地享受这充裕的氧气就好。

牛们早已走出庭院，结伴穿越草原，爬过远处的山，走一个小时，到山对面水草丰美的地方，享受一天的悠闲了。阿爸阿妈也吃过了饭，在院子里各自忙碌。阿妈穿好了长袖的衣服，要去山上采摘丑李子。听贺什格图说，这种野果在海拉尔市区，卖到12块钱一斤。每年山上丑李子成熟的时候，女人们就结伴去采，而且，一定要赶早，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采光，只剩下枝叶在风里怀念那些深紫色的果实，和女人们的说笑声。

我自告奋勇与阿妈一起去采，她却摇头，说：“你走不动路，要一个小时，而且一路没有阴凉，那么热的天，会晒黑的。”我坚持要去，阿妈便唤来贺什格图，让他开摩托车送我。我和贺什格图站在庭院里，眺望阿妈与其他女人沿着柏油路朝山上走，打算等她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再骑车追赶。山路很长，也很远，只看到小小的人在上面蠕动，却辨不清那人是谁。

等不及，我与贺什格图便上了路。摩托车在草原的土路上扬起一片尘灰，不过仅一两分钟，便驶上了公路。公路两边是锡尼河与伊敏河，两条河在草原上汇聚，蜿蜒着流向远方。牛在河的两岸，低头边走边吃着草；也有吃饱了的，在河水里洗澡，或者甩着尾巴“唱歌”。有时候小牛与母牛会被人为地分到河的两岸，因为主人担心它们会喝光了母牛的奶，晚归时便没有奶汁可挤，就无法去换自家需要的糖块或者烟酒。但若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，母牛自有办法涉过河水，到对岸去喂养它们。不过更多的时候，它们是寻不到小牛的，而小牛，也只好学着习惯离开母



↑ 汲水，或者无所事事。此刻世界，只在水中央

↑ 蓝天，绿草，还有碧水，只为它们，荡涤尘埃

→ 一只牛，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，是静默无声

亲，低头吃草，或者闻那花朵的香味。

公路上时不时地便有摩托穿过。镇上的牧民，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，夏天的时候，蒙古族男孩女孩会三三两两地将摩托车开出去，到更远的地方玩耍。他们的车开得极快，风驰电掣般便不见了踪影。风里只留下他们大声的说笑声，像极了侯孝贤电影里，某些饱满明亮的镜头。

阿妈隔着河岸朝我们大喊，听不懂她说的蒙语，贺什格图也没有翻译给我听，我猜测她大约还是想让我回家，等她采摘回去，因为贺什格图很快就对我说：“你的凉鞋估计上山不行，走不了多远就会报废的。”看着阿妈追赶同行的女人们，很快只剩下小小的身影，我便在逐渐热起来的公路上改变了主意，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不过贺什格图还是带我去了最近的地方采摘丑李子吃。那株树因为孤单，果实也不肯在烈日下成熟，吃起来有些酸涩。但我在树下的阴凉里看到了许多只青蛙，小如指肚般的青蛙。它们的身体软而潮湿，又带着穿越青草时的香味。彩蝶和蜜蜂在草丛里飞来飞去，忙着采蜜。还有黑蓝相间的貌似蜻蜓的飞虫，伏在草叶上栖息，或者做白日的小梦。石头则散落在草丛里，静默不语。

我吃了许多粒丑李子，直至舌尖麻掉。而贺什格图则吃得更多，他已经很习惯这样的味道，就像习惯了伊敏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，或者8月份即将到来的去离家很远的草甸上打草的辛苦。他说起打草时因为无法回家也找不到水源，而40多天不洗脸的经历，语气平淡，没有抱怨，也了无逃避。似乎，那些已经成为平



↑ 与阿爸阿妈相伴回家的，
除了影子，还是影子

常，且可以忽略不计。

在等待阿妈采摘回来的时间里，我没有午休，一个人带了相机去伊敏河边，在清凉的河水里，站了很久。给水中对影沉思的奶牛，拍了许多张照片，这才踩着那些长在淤泥里的蘑菇一样的草堆，走回家去。那些草堆下的淤泥，弄脏了我刚刚被河水冲刷干净的双脚，差点儿还吸进了我的鞋子。这一片原本是宽阔水域的草场，在水面渐渐缩窄之后，便培育出了茂密的草堆。它们吸纳着地下的水源，高高地向天空生长。很少有人会踩着它们经过，除非是牛，所以可以看得到大而深的牛蹄印，却完全没有人的脚印。只有我这样不了解草滩地貌的游客，才会误闯入这片安静的天地。

我花了不少时间，才走出那片草滩。阿妈和小狗花花早已站在草滩边上等我，看到我脚上的淤泥，阿妈大笑着说：“回去冲下澡就好啦！”阿妈说的冲澡，是在院子里露天的简易“浴室”里，四个柱子一立，塑料薄膜围起来，借助于太阳能，便成了热水浴。我想起电影《天浴》中那个在野外温泉洗澡的知青女孩，便觉得这种狗狗扒着薄膜想要进来一起冲澡的“天浴”，比我在城市里花费不菲的温泉浴，要美好得多。这里，我可以看得到蓝天，听得到鸟鸣，还可以窥到一只田鼠，从“浴室”旁大摇大摆地穿过。

冲澡后我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，没有梦，醒来后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恍惚。推门看到客厅里坐着的小婶和她即将读高三的儿子鹏鹏，才意识到我正在草原阿妈的家里，而不是泰山脚下的父母身边。